岁月风尘

尹学芸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风尘 / 尹学芸著.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8

ISBN 978-7-5306-7717-9

Ⅰ. ①岁… Ⅱ. ①尹…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25013号

岁月风尘

SUIYUE FENGCHEN

尹学芸 著

选题策划：汪惠仁　　**版式设计**：郭亚红

责任编辑：徐福伟　齐红霞　　**封面设计**：任　彦

营销专员：马晨晨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发行部）

+86-22-23332656（总编室）

+86-22-23332478（邮购部）

主页：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900×1300毫米　1/32

字数：242千字

印张：12.25

版次：2019年8月第1版

印次：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4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系调换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1号

电话：(0539)2925659

邮编：27601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苦难的历程中，我们学会了爱护别人和我们自己。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但我们自己知道自己，这就够了。

——献给父亲

第一部

一

陈远临死的时候拉着儿媳章若儿的手说："若儿，我能求你一件事吗？"

嗓音沙哑得已发不出声音，但从陈远嚅动的嘴唇和焦渴的眼神中，章若儿猜出了问的是这话。章若儿拍了拍陈远的大手，含笑点了点头。漫说是一件，就是十件八件章若儿也绝不会含糊。嫁到陈家十年，章若儿与陈远已有了一种类似父女的关系。公爹深夜的一声咳嗽都能牵动章若儿的心。

陈远忽然清晰地一字一顿地说："让怀宇纳个小儿吧！"

一侧的陈怀宇浑身一震，情不自禁地皱起眉头怨气冲天地喊了一声："爸！"

陈远把浑身的力气都集中到了那双手上，他没有看见儿媳

章若儿的一双小手在自己的那双大手里已经由白变红。一双眼球似乎要脱离眼眶，里面布满了死亡的阴影。他根本无暇顾及儿子说了什么，儿子说了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儿媳，是这个叫章若儿的女人，是这个像亲生闺女但终究不是亲生闺女的人。这种场面陈远已经演习了若干年，自从他知道章若儿生不出一男半女，知道儿子儿媳婚前有约，摒弃一切陈规陋习，陈远就始终期待着这一天。这一天太过久远和漫长，陈远等得心力交瘁。他知道章若儿不会跟一个快要死的人一般见识，除此之外，他别无办法。这当然是章若儿极不情愿的，陈远想，新派也不是这么个新法，新派也不能让人绝后。陈远蓄谋已久的日子终于到了，当举着招魂幡的小鬼迈进门槛时，陈远终于说出了那句话。陈远的两只大眼一眨不眨地盯着章若儿，这最后的时间他拿捏得恰到好处。章若儿潸然流下了两行长泪。她没有理会丈夫陈怀宇，而是朝公爹深深地点了点头。一丝微笑像条蚯蚓爬上了陈远的嘴角，然后僵死在了那张脸上，陈远闭眼的动作十分缓慢，仿佛两扇打开了太久的门，关上它们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

四月的雨水打湿了墙上挂着的那把胡琴，因为久不动它，胡琴在陈怀宇的手里显得古里古怪。胡琴曾经是父亲的心爱之物，每天晨起或黄昏，都有一段行云流水般的曲调响彻陈家大院。父亲是一个讲究意境的人，他让村里最好的木匠设计了一个别致的琴凳，凳面呈凸形，三只脚都壮实得有些过分，通体雕刻着花鸟鱼虫。父亲从不在卧室和客厅拉琴，父亲喜欢在庭院的凤尾竹下或石榴树旁。父亲的琴拉得好听，可惜陈怀宇不懂。

陈怀宇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弄明白父亲手下流出来的乐曲是怎么回事。事实证明父亲让陈怀宇不懂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父亲从不流露对儿媳章若儿的不满，从不把没有孙男娣女的事当回事。为此章若儿心底存下的那份感激比山还厚。

难道这一切都是假象？

陈怀宇望着蒙满灰尘的胡琴呆呆地想。父亲把自己的心事掩藏了十年而且掩藏得滴水不漏？父亲活着是不愿意让章若儿为难还是不愿意让自己为难？父亲估算到了自己的百年之日会来得这样早？陈怀宇调整了一下琴弦，想像父亲一样随便拉出来个曲目，胡琴发出了硬邦邦的“吱嘎”声，把陈怀宇吓了一跳，陈怀宇没有想到胡琴还能发出这么难听的声音。陈怀宇有些惊恐地想，父亲没了什么都不一样了，父亲走了却把魂魄留下了，父亲真不枉做父亲啊。

结婚十年，陈怀宇只能用两个字形容自己的婚姻生活：幸福。他和章若儿是自由恋爱结的婚，在偏远的乡村，自由恋爱而成婚姻几近神话。那时，他正在通州的一所师范学校求学，一次集会时，认识了低他一年级的章若儿。陈怀宇几乎在认识章若儿的同时就爱上了她。章若儿美丽的脸庞总有一种忧戚，一双杏眼饱含汁水，似乎随时都能洒下杏花雨。陈怀宇经常呆呆地想，世上还有如此让人挂心的女子，不知有怎样的遭际命运。女生寝室外面有株大柳树，陈怀宇手持一卷诗书在树下吟诵的场景看傻了许多人，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女学生们不知道他是谁，为了谁，直到有一天，章若儿从寝室跑出来站到了柳树下，同学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章若儿是通州府大户人家姨太太的女儿，母亲早丧。舅舅供她上学，可这学她上得提心吊胆，总怕有一天会出意外。一天临近傍晚，一挂马车来拉她的行李铺盖，车夫见面给她道喜，说家里把她许给了京城一个玩罐王八的阔少，三天之后就是喜期。章若儿急急来找陈怀宇商量对策，校园内外却遍找不到。车夫抱着铺盖放到车厢里，一声一声催得紧。章若儿就要上车了，却见身着蓝布长衫的陈怀宇匆匆朝这边走来。他是从校园外面的五道庙子赶来的，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在那里商谈革命与政治，共同发下誓愿：弃笔从戎，奔赴杀场，解民众于倒悬。他们孩子气地以水当酒，并把庙里的陈年老灰撒到碗里，作为天地凭证。别人都喝了，陈怀宇在关键时刻却犹豫了。“等一等，容我问问章小姐。”他放下水碗匆匆赶回了学校，却见章若儿一跃从车上跳下。章若儿对陈怀宇说：“两条路。跟你走，或者我这一走此生永不再见。”陈怀宇一下急出了眼泪：“就不能宽限些时日吗？”章若儿扭过头去，背后就是那辆马车，驾辕的白马不安地踏着马蹄。车夫蹲在轱辘旁抽烟，眼里是看杂耍一样的轻慢。章若儿说：“你问他宽不宽限。”车夫懒洋洋地站起身，从车帮的叉套里抽下马鞭，放下了车闸。陈怀宇什么也没说，用手一牵，章若儿跟他走了。

西边的那片晚霞悄然消失了，只有轻烟般缥缈的一只雁影，是一只孤雁。陈怀宇注意它已经很久了，它寻寻觅觅地在空中盘旋，偶尔发出一声悲鸣。陈怀宇的心空了，革命与政治激发起的热情被清凉的晚风抽走了。他拥紧了怀里的章若儿，感受到了她像风中的柳叶一样单薄。他想，这就是命运了。命运在他

需要选择的时候送来了章若儿。革命需要他，可爱情不更需要他？也许还是父亲说得对，宏图大志和远大理想有时更像过眼烟云。父亲希望他去从事乡村教育，让那些吃不起饭的孩子也能认识几个字。陈怀宇一直认为这是将来的事，可将来又在哪里呢？陈怀宇忽然有些感伤，几个小时前的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一下子变得遥不可及。他与盟兄李景阳和另外几个同窗好友共同发下的誓愿，言犹在耳，没想到事情变得这样快，章若儿一句话，就改变了他的航程。陈怀宇百感交集，在痛苦和悲壮中吻了章若儿。陈怀宇的“背叛”行为遭到了同窗好友的一致声讨，只有盟兄李景阳一声不吭。当大家再也无话可讲时，李景阳站起身来说：“怀宇，照顾好章小姐，你就是为国出力了。革命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陈怀宇一躬到底，抬起头来已经是满面泪水。

章若儿没有拿到毕业证书，那个玩罐王八的京少总来骚扰。她索性提前退学，同陈怀宇来到了他的家乡柳树堡。章若儿的到来使陈家大院喜庆了好长时间。对这个自己送上门来而且不带一份陪嫁的媳妇，陈家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尊重。章若儿说话温和，举止得体，对谁都是一张笑脸，她是打心眼里爱这方水土。两三年的时间，章若儿就成了整个家庭的中心，不论大事小事，人们都习惯向她讨个主意，章若儿总能把事情办得圆满，让上上下下都无话可说。陈怀宇的学堂开课那天，只有家境好的子弟三五人，章若儿一家一家地说，一个一个地请，最后连放牛的孩子都来了。村里的那份喜庆和热闹，自从盘古开天地都没有过。

只是章若儿不能生养，柳树堡都为之叹息。

十年就这样过去了。章若儿从一个单薄的女孩变成了丰腴的少妇。十九岁到二十九岁的韶华在这里打个结，公爹陈远撒手尘寰。原来他有心事，只是到临死才肯说出口。“我能求你一件事吗？让怀宇纳个小儿吧！”他的眉头皱成了蒜疙瘩，吐出的每一个字都透着不耐烦。

天渐渐黑了，绵绵雨水仍是无尽无休的样子。青灰色的瓦垄成了一道一道的小溪，在窗前结成了一片水帘。陈怀宇把胡琴重又挂好，遥遥打量着卧房。这里与卧房成夹角，一片烛光的影子在窗上腾挪。陈怀宇好生纳闷，这可是一件久违了的事。在陈怀宇的印象中，只有新婚的洞房如此明亮如此灿烂过。陈怀宇记得很清楚，当时洞房里家人只点了六根红蜡，取“六六大顺”之意。凡事都不挑剔的章若儿却执意要再点上六根。于是洞房里像升起了一个小太阳，烛光把屋子的四壁都照得雪亮。“我喜欢。”章若儿低声呢喃，“我做梦都想着有这么一天，被一片烛光包围，和自己的男人一起告别以往的岁月。过去这个男人没有名字。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谁，长相如何，直到你出现在那株柳树下，我才坚定了信念。从此我的枕边总要空出你的位置。冬天我为臆想中的你盖好被子，夏天我手里的扇子摇啊摇啊，只为心里有一个熟睡的你……”

陈怀宇听见自己的喉结咕噜响了一声。

一股巨大的力量像轰然作响的瀑布一样席卷了他。其实他看见了门楣上悬挂着的油布雨伞，但张伞是一件多麻烦的事啊！陈怀宇冲进了雨中，清凉的雨滴落在他滚烫的皮肤上，烫得

吱吱有声。他裹挟着一股凉气闯进卧房，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身着一身缟素的章若儿盘坐在炕上，端庄的一张脸上隐忍着忧戚。泪痕十分明显，虽然微笑已经像浮雕似的显露了。“若儿。”陈怀宇仓促地叫了声，一下僵住了。

“父亲说得很对。”章若儿抬头看着他，轻轻说，“父亲去世了两个月，我想了两个月。今天坐在这片烛光里，我都想明白了。过去我们认真地玩了儿戏，因为那时我们是两个大孩子。现在不同了，父亲故去，我们自己就成了大人。我们理应按照父亲的吩咐去做，你说呢？”

陈怀宇一时没有回过神来，他茫然地问：“我说？我说什么？”

章若儿拉他在自己的身边坐下，说：“这么快就把父亲的遗嘱忘了？”

“我想都懒得去想。”陈怀宇颓然说，“我只是有些奇怪，他哪里来的怪念头。”

“一定要认真想。”章若儿说，“这不是一件小事。”

“怎么，你当真了？”陈怀宇说得有气无力。

“当不得真吗？”章若儿幽幽看着他，“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留下的遗愿，当不得真吗？”

“当不得。”陈怀宇站起身，果断地说，“这件事在我的心中连一片影子都没有留下。父亲如果为自己的事留下遗嘱，再难办的事也要办，可父亲是一个多开明多重道义的人啊，他从不干涉我们的事。你进陈家的门已有十年，难道还没有体会吗？我

们完全可以当父亲什么也没说。或父亲神智昏迷时说的这话。父亲在天国里也会为给你出了难题而不安的。何况父亲那么了解我们。我们恩爱异常，我们摒弃一切旧的、传统的、世俗的东西，与这个社会制度势若水火，我们没有能力改变什么，但我们独善其身，绝不同流合污。这些难道你都不记得了吗？”

章若儿注视着眼前腾跃的烛火，什么也没说。这情景酷似十年前的那个夜晚，但十年毕竟是一段不短的岁月。章若儿发现自己在这十年里有了明显的变化。十年前烛光里的章若儿还只像一颗葡萄，酸甜只是一兜水儿，而十年后章若儿发现自己更像一只熟透了的石榴，薄薄的皮里面长的是饱满结实的籽。

章若儿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二

陈怀义从那家兴隆客栈出来，才发现自己的雪青马丢了。陈怀义捶了捶昏沉沉的头，顺着墙根儿蹲了下来。太阳刚爬上东山顶，稀薄的晨雾笼罩着山上的丛林。山是青黛色的，比平原的颜色要深。山倒下去也就变成平原了。可那些石头怎么办呢？那些鬼模鬼样的石头实在太多了，也不知它们在山上住了几千年。陈怀义胡乱想了一会儿，感觉脑子稍微清醒了一些，大声嚷嚷道：“店家，店家！我的雪青马丢了！”

店家是一个驼背老人。他从西侧那间暗角中的房子跳了出来，理也没理陈怀义就朝马棚跑去。驼背腿脚敏捷，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一瞬间，陈怀义的心底升起了一团希望。他想驼背也

许是武林高人，对鸡鸣狗盗之辈会有通天魔法。直到看见驼背如丧考妣般的灰头土脸，陈怀义才凉了手脚。他听见驼背小声嘀咕："店里从来没有丢过东西，怪只怪客官的马太好了。这样好的马，在这大山里太稀罕。"他兀自摇了摇头。

早有三五个人围拢了来。他们东一嘴西一嘴地问陈怀义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陈怀义老老实实地报出了柳树堡的名字。那些人面面相觑，都不知道柳树堡在哪里。陈怀义有些不以为然，比比画画地说："通州往东，蓟州往南，大青河边的柳树堡，你们没听说过？"还是驼背接过了话茬儿："柳树堡有柳树对不对？"陈怀义赶忙点头称"对"。驼背又说："柳树堡有男有女对不对？"陈怀义刚要应声，人们"哄"地发出一阵笑，驼背也笑了。陈怀义涨红了脸，他一把薅住驼背的脖领子，吼："是不是你让人把马偷走了？"

"不是。"驼背吊在了陈怀义的手上，仍然不紧不慢地说，"夜里我起了三趟，雪青马都好好地在吃料。我还想呢，东山那拨土匪踩道儿不会踩到这儿来吧，我这小店从来不住带足盘缠的。可巧就出事了。客官也不用急，马是找不回来了，我这里有一头骡子赔给你。骡子比马脚力好，你一个人出门在外，有头牲口总比没有强。我看客官还有个大口袋，里面装的是高粱还是谷子？"

陈怀义的那声"小麦"刚要脱口而出，猛然想起刚才的事，连忙闭紧了嘴巴。陈怀义想，这些人连小麦长什么样可能都没见过，看这山上山下，连抔好土都看不见，说不定有人会为一袋麦子谋财害命。陈怀义的脊梁骨有些发冷，他让驼背牵来了那

头骡子，骡子又瘦又老，他没好气地拍了拍骡子的屁股，回头对驼背说："店钱我也不交了，雪青马是我借来的，我得还人家马钱。"驼背连连点头，问："客官远道而来到底要去哪里？"陈怀义低头想了想，想不出。驼背启发说："往北是蘑菇岭，东西是大小燕麦山。"陈怀义说："就去蘑菇岭。"驼背道："也不知去蘑菇岭谁家？"陈怀义想了想说："实不相瞒，我家哥哥想找个丫头。要十八岁左右，聪明伶俐……"驼背说："是老姚家了。"喊："石蛋，石蛋！送客爷去蘑菇岭，过了鬼见愁就回来。"陈怀义试探着问："也不知这里的丫头是个啥价钱？"人群里有人说："啥价钱不价钱的，到山外能有口饭吃，再遇到一个好人家，就是那丫头的造化。"陈怀义把骡子收拾妥帖，早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光头在前边等着。陈怀义别了众人，便与小光头上路了。

山路又窄又陡，小光头远远走在前边。陈怀义三步一站五步一停，不时用袖子抹抹流进眼里的汗水。喘气难，说话更难。陈怀义几次站下来想打骡子的主意，骡子像看透了他的心事似的非常不友好。陈怀义说："你，能不能，等等我，咱们歇一歇？"小光头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蹲了下来，随手揪下一片草叶放进嘴里，一阵嘟嘟嘟的哨音响了起来。陈怀义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羡慕地想，这山里人原来个个都像武林高手。看见小光头猴子样敏捷地攀上了一棵苹果树，一只小手伸得老长去捉一个青苹果，陈怀义立刻有了精神，紧跑两步喊："小兄弟，小兄弟，给我也摘两个！"

正午的时候陈怀义到了"鬼见愁"。小路紧贴在悬崖边上，陈怀义看了一眼就天旋地转起来。他一摊泥样地堆在一块大石

头上，望着深幽幽的谷底直咽唾沫。小光头这回离他很近，青光光的头皮上冒着汗珠儿。这时陈怀义才发现小光头是赤着脚的，脚板上像鞋底一样长着厚厚的一层茧。陈怀义假装亲切地问："小兄弟，你叫啥名来着？""石蛋。"陈怀义的脸上堆起笑，可那笑纹突突突地直打战。小光头忽然警觉起来，他"出溜"下了大石头，站到几步远的地方，伸出一个指头点着陈怀义道："你过不过鬼见愁？你不过我可要走了！"陈怀义连忙说："过，过。咋个过法呢？"小光头说："我在前面拉着骡子。骡子看见人走的地方它才敢走。你在后边扛着粮食口袋，前面拐弯儿那个地方骡子得往上蹦，背着粮食它蹦不起来。你懂吗？"陈怀义连连点头，他把鞋壳里的沙子往外倒了倒，把裤腰带紧了紧，把粮食口袋背到了身上。小光头把骡子缰绳攥到手里，小心翼翼地下到崖上，头也不回地说："第一步你一定要迈稳，把粮食口袋朝外，小心别让崖壁上的石头碰破鼻子。别低头，脚下要试探着走。过了鬼见愁你就把口袋使劲往石头上顶，千万别让它滑下去，它滑下去你也掉下去了。掉到下边你连骨头渣子都找不到……"

陈怀义没有言语，事实上他连应声都不会了。

陈怀义的神经已经绷到了极点。他总感觉身体和口袋一起在向外倾斜。所以他拼命贴紧崖壁，鼻子左碰右撞，他连痛感都没有。小光头和骡子已经到了安全地带，把骡子牵到山榆树旁。看陈怀义蜗牛似的半天才挪出半步远，絮絮叨叨地说："没本事你去蘑菇岭干什么？那地方连水都没有，山蛙撒泡尿都够那里的人洗回脸。我们这里没有要紧的事谁也不会去那儿，只有山外来的人才不知凶险。那年一个皮货商就是从这里连人带马一

起摔下去的，那马也是一匹好马，可是一看见鬼见愁就吓得四蹄发抖……”

“小祖宗，不要说啦……”

陈怀义爬上了“鬼见愁”，人像没了一丝筋骨，说话都带了几分哭腔。陈怀义跪倒在一块石头上，连着磕了几个响头。小光头说：“大叔大叔快起来，这礼太重了，我受不起。”陈怀义翻着白眼说：“你当我谢你呀？我谢天呢！”小光头立刻噘起了嘴巴，一甩脚丫就跳到了崖下，说：“你谢天吧，我走了。”脚步比兔子还快，眨眼就没了踪影。陈怀义索性在石头上躺了下来，汗水早已湿透了衣服，山风一吹，就穿透了骨头。陈怀义闭上了眼睛，云影和鸟影忽悠忽悠地在脸上飘过，陈怀义发现自己困了。翻过身，朝粮食口袋上倚了倚，陈怀义开始做关于柳树堡的梦。

梦是从门前的那棵大柳树做起的。

柳树堡的先人辈辈有栽种柳树的习惯。关于习惯的由来有许多种说法，但最主要的一点都与水有关。因为柳树堡紧临大青河，大青河一发脾气，柳树堡的人就赶紧往柳树上跑。这是大多数人赞同的一种说法，当然也有分歧。但并不影响柳树堡的人祖祖辈辈栽种柳树。陈怀义与陈怀宇是一爷之孙，父亲那辈分家时，老宅院分给了陈怀义的父亲。陈怀宇的父亲陈远年轻的时候与人合伙在关外做生意。发了横财，回家置了一大片田产。

所以，陈家大院与陈怀义无关。

堂嫂章若儿从大柳树后走过来，陈怀义一家老小正在吃晚饭。章若儿是来给孩子送糕点的，还带来两套新衣服。章若儿坐

了片刻，起身对陈怀义说："那边有点事，你哥叫你过去一趟。"陈怀义跟在章若儿身后走进了陈家大院。他先去马棚看那匹雪青马，用手在马槽里拌了拌草料。雪青马是陈怀宇的坐骑，但陈怀义也喜欢。他走进了中厅。迎面是大伯父的一张画像，真人似的。刚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章若儿就亲自端了茶来。她说陈怀宇有急事刚刚出门儿，家里有点事不知能不能劳烦兄弟。

"你大伯临死的时候留下了话儿，让你哥再娶一房。你哥死活不肯，可老爷子是拉着我的手说的，我不应，老爷子就合不上那双眼。这话不敢往外传，村里会有人把姑娘送了来。收下不好，不收也不好。这话到你这儿就打住，嫂子没拿你当外人……想让你从外边买一个回来。三里五村的不要，越远越好，最好到深山里去买……要十八岁左右的，大一些不怕，但要聪明伶俐，忠厚诚实。腿要直，牙要白，头发要黑，但不能太漂亮。你知道漂亮的含义是什么吗？"

陈怀义摇了摇头。

"你也是过来人了，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让男人看了一眼就忘不了的人不要。眼睛不要太大，大眼睛勾魂。嘴唇不要太薄，薄嘴唇容易搬弄是非。我只给你三斗麦子当见面礼，其余的事你自己想办法。"章若儿说这番话时，完全不似平日的温婉谦和。

"人家讨价还价怎么办？"陈怀义赔着小心问。

章若儿干脆地说："不要讨价还价的。"

陈怀义鼓了鼓勇气，说："我想骑哥的那匹雪青马……"

可是雪青马却丢了，陈怀义别提多么沮丧了。可又想，与刚